# 三朝野紀

# 三朝野紀序

嗚呼繇今日而追溯昌啓與崇禎正如白頭宮女談天寶遺事又如桃花源中人重話先秦不知其在龍漢刼前有不令人長嘆而深思者哉況自庚申迄甲申凡二十餘年間內有朋黨之禍外有邊隅之憂加以奄尹播虐赤眉煽亂下者已甘飲狂藥上者亦漸醉宿酲相率爲愚爲罔而不知所底即有志義之士或殉忠於殿陛或戮力於疆場但能以身自靖告無罪於皇天后土而已不能挽滄

海之橫流迴狂瀾於既倒也嗚呼以愍皇之優柔蒙蔽而猶幸承庥襲安以烈皇之英明剛毅而竟至國亡身殉豈遭會不同耶抑蘊毒在先而潰敗在後耶又或治亂有時氣數已定不可測識耶遜之昔爲黃口幼孤今作蒼顏老叟痛念先忠毅盡節於愍皇蒙旌於烈皇國恩家教耿耿在懷顧以才地卑微志識黯淺未能闡揚先業纂述舊聞況三朝以來絲綸之簿左右史起居注之籍俱化爲煨燼而貞元朝士桑澥遺民又皆沉淪竄伏無可

質証於是國故亂於朱紫俗語流爲丹青緣飾愛
憎增易聞見者有之矣黨庇奸逆抹殺忠義者有
之矣韓退之論史官巧造語言鑿空構立何所承
受取信至狀以人禍天刑曰若無鬼神豈可不自
心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至哉斯言誠爲著論
述事者之良規而曲學誣世者之炯戒矣予故不
敢僭爲全書但就邸報抄傳與耳目覩記及諸家
文集所載摘其切要據事直書間或旁託稗官雜
綴小品要於毋偏毋狥勿僞勿訛若夫傳疑未確

者竊闕而不錄庶幾竊附識小之義存一代之軼事乎或曰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間多微詞今立乎此日以紀啟禎猶未遠於定哀也而詞多指切事無隱諱亦不悖孔子之教否曰此固野紀耳吾但條繫事件隨日雜書語無粉飾文無編次但以為巷謳村謠置之則固無褒刺之嫌與謗書僞史之譏也倘讀之而有興故國故君之思懷銅駝荊棘之感者吾且欲憑吊於斷簡殘篇之中相與悲歌當泣也已矣歲在重光大淵獻之南呂月十有八

日江邑遺民李遜之膚公氏漫題

# 三朝野紀目錄

第五卷

崇禎辛未正月起至乙亥十二月

第六卷

崇禎丙子正月起至辛巳十二月

第七卷

崇禎壬午正月起至甲申三月

初得書估本錄之後得膚公先生手稿本校一過本題曰三朝野紀改題實錄寫者之昧也道光甲申四月

# 三朝野紀卷之一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 泰昌朝

光宗貞皇帝爲神廟長子母孝靖王太后萬歷十年壬午八月十有一日生二十九年十月立爲皇太子孝靖故宮人也神廟一日索水盥手孝靖奉匜以進遂御幸焉賞頭面一副既而諱之孝靖有娠神廟偶侍慈聖太后宴言及其事神廟諱曰無之故事聖躬有所私幸必有賜賚隨侍文書房內

閣即註明某年月日并記所賞以爲驗至是慈聖
命取內起居注相示神廟面頸發赤慈聖好言相
慰謂我年老矣尙未弄孫若生男宗社之福也毋
以子貴甯分差等耶時鄭貴妃有盛寵每與神廟
戲輒呼老嬤嬤暗行訕刺神廟嘿然不自得故誕
生後一應恩禮俱從其薄僅進封孝靖爲恭妃越
三年福王生遂進封鄭爲皇貴妃給事中姜應麟
疏言恭妃誕育元子反令居下非所以重儲貳乞
降旨首冊恭妃次冊貴妃又即降明詔冊立元子

爲東宮奉旨以應麟疑君賣直降邊方雜職科道楊廷相等救之俱不聽嗣後廷臣請建儲者俱得罪降削有差緣鄭貴妃恃寵乞憐欲立福王爲太子也北上門之西有大高元殿供眞武香火頗著靈異神廟偕貴妃詣殿行香要設盟誓因御書一紙封玉盒中以爲信後廹於廷臣而慈聖又堅主立長神廟始割愛定立云然直遲至二十二年始以皇長子出閣講學二十九年册立次年成婚册妃郭氏後追謚爲孝元皇后時光廟年已二十一

矣

光廟初出閣講學一切典禮俱從減殺故事講以巳刻寒暑則傳免至是定以寅刻寒暑亦不傳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甚時尚未賜諭藏煖耳

光廟方出諸講官入郭正域即宣言曰天寒如此

皇長子係宗廟神人之主玉體固當萬分珍重郎講官忝列禁近若中寒得疾豈成體統宜速取火禦寒內閣俱圍爐密室聞言始擡火出乃克竣講

神廟聞之亦不罪也

初出閣時年僅十三聰穎不凡間有問答旁通大旨一日講官焦竑叩以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大義應聲曰只是天命之謂性而已董其昌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每講則閣臣一人入直看講御案前有雙銅隺故事叩頭畢從銅隺下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即語內侍移銅隺可近些雖不明言意已默寓衆皆嘆服光廟在東宮危疑特甚有前後妖書事皆宵小輩窺何內意以爲神廟有易儲之舉以此搆

釁造問且肆毒朝紳各剪所忌而門戶之名立矣其事俱詳神廟實錄故不具論至四十一年福王之國河南而事始定四十三年又起梃擊一事時東宮侍衛蕭條有男子張差持赤梃突入東宮殿簷下打傷守門人璫葦共執之奏聞始下法司提問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跡涉風魔貌是黠猾司官胡士相等及一二言官遂有瘋癲之說提牢王之寀詳加詰問乃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中官處與以棗木棍令至東宮逢人即打語多涉貴妃之家疏聞科臣何士

晉力言當窮其事外議洶洶神廟不得已召上慰
諭因率上及皇長孫諸王孫詣慈寧殿聖母几筵
前行告慰禮召見羣臣面諭曰太子國家根本朕
豈不愛諸皇孫且振振衆多何外廷疑朕有他意
時御史劉光復從班後抗聲稱皇上東宮慈孝語
不甚明神宗怒責其恣肆命拿送法司復諄諄理
前諭命決張差龐保劉成等上從旁請無株連以
傷天和又諭羣臣毋聽流言爲不忠之臣使本宮
爲不孝之子神宗悅命閣臣速擬諭以進尋誅張

差於市斃龐劉二璫於內廷方事初起中外驚駭至瘋癲之說倡議者謂其意有所爲而王之寀直發逆狀刑部尚書張問達深以爲然形跡愈露然必窮究其由來所傷實多神宗念大臣中無足與計不得已自行召諭其不下二璫於理亦有深意又賴上仁孝曲爲周旋法正而宮闈安所全甚大使是時福藩尚在邸中則事更難處而維時主瘋癲者遂以察典罷王之寀官且坐以削籍奪誥何士晉亦外遷則不平甚矣

夏允彝曰挺擊之事之案所訊張差其言甚悉
刑部各司官會鞫時亦多相合於是舉朝喧然
以爲國戚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於上上
命自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辯甚力貴妃拜太
子亦拜且拜且泣上亦掩涕爲發二璫以解然
東宮雖侍衛蕭條何至使外人闌入諸臣危言
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斷斷不
可少顧事連宮禁勢難結案若必誅外戚廢親
藩度能得之神宗乎從古有明行之法有必不

可明行之法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己之術何者東宮固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乃必以此爲執法者罪案是何心歟

萬歷四十八年庚申七月神宗寢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閤中比方從哲一人科道各官叩閽請對御史左光斗謂從哲宜率百官問安從哲曰上諱疾郎問左右不敢傳給事中楊漣曰昔文潞公問宋神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公誠

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
門且公當直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
訶史志聰乎此何時尙問故事從哲不答明日壬
辰九卿臺省入思善門候問申午召見閣部大臣
尋即出皇太子尙踟躕宮門外漣光斗語東宮伴
讀王安曰上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巳暮明
晨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向夜無輕出丙申神皇
崩次日丁酉以大行賓天告於奉先殿須遺詔
罷天下礦稅諭云先年礦稅爲三殿二宮未建權

宜採用今盡行停止各處管稅內官張曄馬堂胡賓潘相邱乘雲等俱撤回其加派錢糧以本年七月前已徵者起解餘悉蠲免

是時稅監遍天下小民塗炭已極廷臣請撤者月無虛牘槩行留中辛丑冬神宗抱病甚篤追悔礦稅事夜半御筆親書片紙傳免內閣沈一貫既承旨未即發忽有內閹二十餘輩踉蹡來追一貫猶豫未定閹輒自相撲流血被面一貫懼隨以封進自是海內重受荼毒又二十年至

是首詔傳免民間歡若更生云
令旨又念遼東缺餉將士勞苦可憫遵照遺旨特
發內帑銀一百萬兩解赴經畧熊廷弼犒賞軍士
務沾實惠又旨發內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
按官酌量犒賞并諭二項共給腳銀五千兩沿途
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毋入太倉差官即發給
事范濟世要從哲於會極門言大行在殯以令旨
行非便宜封還留中御史張潑曰留中二字天下
方慶額且稱奉遺命正繼述大孝也何不可之有

從哲繳送司禮司禮曰上閱章奏恒至半夜某等何敢留遂發之

諭禮部遵遺旨皇貴妃鄭氏進封爲皇后尙書孫如游執奏曰本朝並無此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尊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先帝念皇貴妃不在無名之位號殿下體先帝之心亦不在非據之尊崇輔臣從哲亦執奏如如游言時鄭踞乾清宮托保視爲名知李選侍有專寵因與請封后結歡選侍亦請封鄭太后相引重上心知不可未

能顯絕賴閣部持之而止貴妃始移居慈甯宮凡
朝謁尊禮仍一如神廟於慈聖故事
光廟此舉以消讒間以釋疑城誠爲厚事然非
制也
祖制宮中服飾器皿惟后用黃餘皆用紅鄭貴
妃有寵神廟欲賜黃慈聖不許請之再三乃曰
皇帝溝分上安得不聽傳懿旨東西兩宮皆賜
貴神廟遂止不敢用後孝端崩一切宮中事俱
付西宮范德妃權署家範嚴正如此況王昇跪

所遇貴妃侍孝靖者種種無禮乎是時穆廟劉昭妃尚在熹廟登極移貴妃於仁壽宮而迎劉太妃於慈甯宮傳諭亡后俱用劉太妃令行之禮也

上命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南京禮部侍郎沈潅俱陞禮部尚書入閣辦事二臣原係神廟親點批紅未下至是因輔臣方從哲催請始下又點何宗彥朱國祚劉一燝韓爌各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又召舊輔葉向高於田間時從哲獨相多年不

協人望廷臣言之再四從哲亦具揭申請同時俞
旨點用七員前此所未有也惟韓在京即日到任
餘皆差官欽召來京
諭禮部封皇弟瑞王於漢中府惠王於平陽府桂
王於東昌府尋改惠王於荊州桂王於衡州差官
督造府第瑞王於天啓七年二月十一日惠王於
三月廿二日桂王於四月十七日相繼出京就國
時逆閹用事希圖神器故急遣藩封以弱根本也
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各官隨從多執洒金大扇

及駕回至省愆居聞散班官於會極門高聲喝道
朝儀嚴肅豈容褻慢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等官
以後凡遇臨朝俱要十分謹愼仍前肆行違禁者
糾儀官指名參來重處先是戶部主事鹿善繼請
發金花銀濟邊奉神宗旨降處吏部爲之請方准
復原官矣科臣周朝瑞疏言愼初三要一信任仁
賢二推廣恩澤三斥遠嬖佞又請停止金花銀兩
奉旨此項銀兩原係祖制進內備犒賞諸費朝瑞
擅請停止爲大不敬本當廷杖念卽位之初姑從

輕降一級調用閣疏言善繼方棠思復職借金花者棠及寛政議金花者獨棠嚴遣非一視之仁乞免其降謫科道各官亦具疏救俱不聽

吏部尙書周嘉謨疏開爲國本建言得罪王德完等三十三人又開礦稅及他事詿誤諸臣請旨錄用時科臣周朝瑞有疏云盡人而起之猶恐偶遺即日而起之猶爲濡遲就使疲癃尫羸均宜沛之寵與以俟其自陳又或旦暮古今并當議其贈䘏以報諸身後豈可令引領賜環隱身綿上賷志長

沙也哉於是廢閒皆起一寺卿貳至十餘人各寺皆滿不可勝紀矣

起陞鄒元標爲大理寺卿王德完爲太僕寺少卿鄒公以萬歷丁丑登第值張居正不奔父喪上䟽爭者俱予廷杖公入朝覩趙用賢吳中行艾穆沈思孝四公杖畢歸寓草疏次日詣會極門投進値日内閣詰之公曰吾告假本耳䟽入亦予杖一百遣戍貴州居正沒起居諫垣又以直言謫再起再謫至是以刑部郎家居三十餘年

矣世以其出處卜消長命下士論快之王公則
請篤厚中宮被杖者一時並起鄒公已年高德
劭涵養粹然有追論江陵者公獨曰江陵之過
在身家功在天下絶不以一己嫌怨忝也或謂
其前半梢直後半寛和至訾之爲兩截人又有
訾之爲僞學者善乎倪文正之言曰自元標以
僞學見驅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一席儼然
揖宣聖爲平交豈不可慨也哉王公再起以疏
爲封疆諸臣請寛爲魏忠節所忝而周忠毅保

之一時同志幾成水火云

禮部孫如游疏請冊立東宮言皇上毓德青宮元子朝夕與居顧復之愛實以父而兼母訓廸之嚴又以父而兼師今日有萬幾即欲與元子煦育提撕勢或不能然則冊立遺詔先帝非直爲皇長子慮亦兼爲陛下慮也禮科楊漣亦疏言之且歷考冊立故事云今皇長子年已十六矣以皇上御極未旬餘較列聖冊立之年爲尚早以皇長子歷年如斯而講讀未就冠婚未舉較列聖青宮之日爲

已遲奉旨皇子年尚幼質清弱於禫服後擇吉行
闈臣部臣復請之言前四十三年先皇召羣臣於
慈甯宮元孫在側已見丰采岐嶷偉然有成人度
何至今日猶云清弱服制在民間爲二十七日在
朝廷爲二十七日今擇九月之吉去禫服已半月
餘正與前旨今諭合乞卽賜允行始奉俞旨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
武安仁至孝顯皇帝廟號神宗先是閣議顯宗恭
皇帝給事中魏應嘉駁之曰昔東晉恭帝南宋恭

宗二號當時光景已不堪言追維先帝聖謨不可彌迹持衆美而猶之光昭萬世猶恐不至乃草草舉事令盛美不彰何心哉疏出公論韙之故得改擬令諡云

上不豫上體素弱雖正位東宮供奉淡薄登極後日親萬幾精神勞瘁鄭貴妃復飾美女以進一日退朝陞座內宴以女樂承應是夜連幸數人聖容頓減十一日壽節傳免內醫崔文昇下通利之藥

上一夜數十起支離床褥間鄭貴妃日夕覘疾趨

旨邀封太后再諭內閣下禮部具儀禮部孫如游力言查本朝無例而止

給事中楊漣疏言臣等於十六日隨大臣宮門問安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各用驚駭至詢問所以大不安之故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絶不相干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者之肉傳聞爲內官崔文昇然則外傳爲興居失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奸文昇之黨肆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之口既益

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罔其足食乎乞
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并乞皇上沉心靜
攝隨意隨時召皇長子同衆皇子承顏導喜於前
以發天性之眞和又言臣署事禮科見都督鄭養
性揭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難
干如所稱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后有
碍尊之以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碍故養性
之請收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始在貴妃今後養老
別宮省心回念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之

明德於有終與豫恩於無已也二十一日疏上二十三日傳召閣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英國公張惟賢部院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張問達吏科范濟世河南道顧慥并兵科楊漣共十三人入乾清宮皇長子侍立上曰朕在東宮感寒症未痊值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煩悲傷勞苦不進藥已兩旬了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又諭册立事從哲對曰册儲已卜吉宜移近早婺吉典以慰聖懷上因指皇長子言他伏侍人都有了事

都妥了又論册立貴妃禮部孫如游對曰俟二后
封謚東宮册立諸大典既竣當次第行上頷之諸
臣叩首出
楊忠烈自述畧曰二十日聞帝疾甚漣私念鄭
雖出宮李在左右前封后之論尚在萬一彌留
之際串作遺詔奈何且署禮科事者何人因在
科草疏已思不在成名要在事濟故削去諸惡
論以進御之言并歸之傳聞流播使上悅而賜
覽或得停封卽事濟矣疏既上亦分崔方用事

李庇之上復病不覽文書方爲崔秘契一發票
豈有全理只待旨下詔獄耳二十二日忽傳宣
兵科仍傳錦衣及閣部吏科河南道旣入朝孫
宗伯語曰大洪何爲上昨日本不知今宣校尉
乎恐上怒漣曰崔奸實誤上何忍不言旣至左
掖門周太宰曰我前日正言鄒內官傳鄭進宮
人上未御并未說誤醫漣曰此中外共傳何以
不知且漣前署禮科如封太后事論尙在內閣
萬一內閣從臾貽他日之禍奈何今日召對死

即死不敢不爭已內閣方偕新相劉韓二公至
周太宰孫宗伯向方言今日特召楊兵科恐爲
昨日本事望爲開解方曰宮中事原不好言今
聖體違和恐怒不測須楊公認一錯周孫傳語
漣漣曰上明明爲奸醫誤壞許世子不嘗藥尚
謂弑君今明知而不言相公尚謂我錯且鄭貴
妃子非天子何以要封后後諭何以尚在閣中
此等事如此含糊我不要做亂臣賊子不錯胃
太宰曰方老先生是好意漣曰豈不知是好意

爲我借死耳傷寒五日不汗則死死何可怕只錯字說不得旣進乾淸帝意甚悅目漣者再揩今上語他的事妥了伏侍人都有了封太后事已停了是時臺省各候宮門恐詔杖願公本救見漣出乃共喜今小人幷言係內相叫進四十歲皇帝從空叫一官進豈先帝亦今上冲年乎沒先帝召對美事而蒙之惡名不知此曹子是何心腸

二十九日再召從哲等十三人於乾淸宮諸臣問

安畢上顧皇長子諭羣臣曰卿等輔他爲堯舜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語未旣李選侍拉皇長子入暫語復趣之出皇長子含憤向上曰要封皇后上色變禮部孫如游因奏封選侍爲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又語及壽宮諸臣以皇考山陵對上云是朕壽宮諸臣皆云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要緊者卄又問有鴻臚官進藥者何在從哲對有李可灼自云仙丹未敢輕信上命中使宣可灼進診視畢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進藥諸臣出可灼與御

醫各官商榷未決須臾乳娘至趨和藥諸臣復入可灼用乳調藥以進上飲湯輒喘進藥乃受上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候少頃傳聖躬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饍諸臣歡躍而退可灼與御醫各官留日晚可灼出閣臣邀詢之可灼言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傳趨益急遂再進訖閣臣復問服藥後何狀云聖躬傳安如前諸臣退次日五鼓內傳宣召甚亟諸臣趨進而上以卯刻上賓矣時九月乙亥朔也蓋可灼時從諸

御醫徃來思善門中使遍聞以達於上其傳奏姓名不得而聞是月以問安賜諸臣銀幣燒割可灼亦與焉賓天後猶奉皇長子令旨賜可灼銀五十兩綵緞二表裡則首輔從哲所擬旨也

十月上尊號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廟號光宗葬慶陵

董文敏曰貞皇臨御四十日感孚天下之人心有在善政之外當青宮毓德有夔夔無慄慄內廷菀枯之形若弗知外廷羽翼之激若弗聞禍

王就國抱持慟哭張差發難陛前曉諭神宗以
貴妃屬帝即跪而對曰兒子豈敢得罪於天地
遵奉遺命盈廷之爭竟不忍奪鄭虞舜大孝何
以加茲使帝之出震未及而幹蠱莫施天下事
有不可知者矣

三朝野紀卷之二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天啓朝

熹宗悊皇帝爲光廟長子母孝和王太后萬歷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十四日生於東宮光宗登極一月而崩上猶爲皇長子時年一十六歲羣臣擁之即大位册立張氏爲皇后崇禎年上尊號曰懿安皇后后父張國紀封太康伯光宗病亟內旨趣召羣臣至宮門而龍馭已上賓時庚申九月初一

日也科臣楊漣謂冢臣周嘉謨等曰宗社事大嗣皇年幼無嫡母生母此時宜急請見一見卽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之出宮移住慈慶爲妥衆以爲然乃語閣臣方從哲漣先諸臣排闥入閣豎持梃亂下漣厲聲云皇帝召我等今宴駕嗣皇幼汝等阻門不放入臨意欲何爲閹者却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嗣皇嗣皇爲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靑宮舊侍王安紿選侍强抱持以出諸臣卽叩首呼萬歲共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閹臣劉一燝掖左

勳臣張惟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回且
喝諸臣曰汝輩掖之何往小爺害怕還來牽嗣皇
衣漣叱之曰我等皆臣子有何怕共擁嗣皇登輿
至文華殿西向坐羣臣禮見畢請即日登極嗣皇
不允復擁入慈慶宮一爆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
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
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詣乾清宮哭臨須臣等到
乃發嗣皇首肯諸臣退有議即日登極者以諸大
典禮未行於義未協令禮部具儀擇日行

吏部等衙門周嘉謨等公疏請安梓宮於仁壽殿移選侍於後殿御史左光斗疏言內廷之有乾清猶外廷之有皇極惟皇帝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今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即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不可倘不早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立見於今有不忍言者

跪入選侍用李進忠謀邀嗣皇語以母子同宮王安忿然因宣言於外楊漣遇進忠於宮門問以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莫說李娘娘大惱今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云何漣詫曰誤矣幸遇我諺云吃飯莫忤火頭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娒好移宮異日封號故在且嗣皇年長矣即無奈選侍若屬能無懼乎進忠默然去至初五選侍尚未有移宮意楊漣語方從哲曰明日上登極矣尚可緩乎從哲曰便待初九十二也罷漣曰天子無

返東宮之理今日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皆曰獨不念先皇舊寵乎何遽迫也漣叱曰國家事豈容姑息且汝輩食何家飯敢云如是聲徹大內立候上批得旨即日移宮王安等從中慫喝選侍遂不及待侍從手抱入宮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裯之屬俱爲羣閹掠奪踉蹌移至噦鸞宮選侍泣下內侍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乘機竊盜內帑王安發其事命立行追究

御史王安舜疏言先帝病雖經旬未應迅速奐尚

賓天之事衆論紛紛咸謂不知誰薦李可灼進紅鉛一丸服之不豫忽接邸報奉令旨賞可灼銀五十兩綵緞二表裡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回生乎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議論也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謬猶可言也知其爲謬而故薦之故賞之不可言也奉令旨李可灼進藥不効殊失敬愼但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文文肅曰三案是非平心乃見挺擊事干宮闈

豈可推究掩過亦自不錯紅丸一案多在一賞譬如富家翁疾延醫時翁面許謝而遽沒其子如父命酬之人有不笑其愚且疑其逆哉至移宮自是間不容髮之事寧可移而臣子受抗言之罪無使憸忍不移鬧僭處之禍觀日後容氏光景則此日之急移有功無罪矣

御史賈繼春上書政府謂先帝賓天肉尚未寒宜調護挽回使選侍得終天年皇女無虞意外左光斗疏言選侍移宮其理明白易見移宮之後存以

大體捐以小過特恩在聖衷調護在宰相給事中
周朝瑞疏駁繼春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疏辯
謂保全選侍亦人情至理非詫眼旌旗驚心題目
朝瑞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則安宗社者顧謂之
非乎繼春曰立刻驅逐羣鬧打搶革其已進儀注
之貴妃困其無端羅織之考父佮仃之皇八妹入
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雖經奠訴云云奉旨雖經
入井等語有何憑據着令回話繼春以風聞對有
旨著削籍爲民自此遂成葛藤云

楊漣疏叙移宮始末云臣當日即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即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宸居未定先帝之社稷付託爲重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宸居既安既肅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言猶在耳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後來忽有蜚語傳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於投井者或傳治罪璫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者

使風聞嘆息之言作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靈鑒
此熱血乞皇上於皇弟皇妹特勤召見慰安曲及
選侍酌加恩數仰體先帝遺言云云疏入次日特
諭曉示廷臣曰朕幼冲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
乃有謗語輕聽流犯訛傳釀成他日實錄誠有如
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諭以釋羣疑九月初
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
朕於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復悔又使李進
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

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日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至乾清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煖閣司禮官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躬送梓宮於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命依選侍朕不往彼宮飲食衣服皆皇考所賜每日僅往彼一見因之懷恨凌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彼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今

不知如何矣彼既毆崩聖母毋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

此即要典中移宮一案當時楊左何嘗不請加恩選侍而毆崩聖母威挾朕躬等句皆諭中之語乃復盡舉爲楊左等罪案逆賢輩不足責前後詔諭矛盾不知熹廟亦有知否

命議改元以今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終稱
泰昌元年明年正月始稱天啓
左忠毅曰天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月亦
君也一月中而萬歷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
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是古踰年不改元之非
尤甚於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先帝之不改
元之是又不貽今上踰年不改元之非所謂禮
隨義起者也
陜西撫臣報黃河清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

巳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徹底澄淸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未時仍舊濁流其淸三日

河淸世稱瑞應然歷考前代無一善者漢桓帝延嘉八年河淸明年帝宴駕靈帝建寧四年河淸未幾黃巾賊起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淸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水淸後二年唐興而隋亡唐高祖武德九年河淸蒲州是年太子建成欲殺秦王後秦王殺建成元吉太宗貞觀十四年陝西秦州河淸高昌王反十六年懷州河淸

突厥入寇二十三年靈州河清帝崩元宗開元二十五年淄州河清是年廢太子瑛肅宗寶應元年陜州河清河東絳州等處將士作亂宋徽宗大定二年乾寧河清是時蔡京專政或曰河者臣道宜濁而反清下不恭之罰也此皆見於前代彰彰者至我明正德間黃河清逆瑾亂政宮車遊幸無度致有寧藩之變是時魏忠賢肆惡殺戮忠良幾移國祚故亦先有河清之兆云

科臣魏應嘉張修德馮三元各疏彈經畧熊廷弼

廷弼屢辯不已具疏請勘即命三臣勘之楊漣疏
言使風聞言事之人即作原事勘問之人實爲非
體乃改命兵科朱童蒙往已童蒙上廷弼功罪奉
旨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聽其回籍仍許及時
起用改用袁應泰代廷弼經畧任

高汝栻曰廷弼任事纔十餘日遼陽之頹城如
新喪膽之人心復定王奉集瀋陽二空城儼然
重鎭伊誰力也童蒙入遼官民士庶遮道而代
之鳴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所留其功不小

第其性甚急刻期鳩工鄉紳青衿役皆不免又細打各弁斥逐遊客是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若勝心所激屢疏肆辯幾成罵詈實乖大臣之體功在存遼罪在任性噫兩言蔽之矣

初廷弼在遼凡自邊外來奔稱回鄉者悉置之廢城閑住而不用爲兵私出者即殺之有賈得功自稱生員回鄉者携四人來內有八歲小兒廷弼取置親近啗以果餌誘之言家安然在彼中搗小兒行使人不疑窮之乃知故先在開原作內應者立

磔以徇賀世賢久有異志廷弼疑之使自爲一軍備調遣不使定駐時饒遺勞苦之稱其忠勇嘗宴集諸將勉以同心出血共歃已而諸將有密啓其異者廷弼私語之曰吾向者歃血正爲此第各自愼可耳及袁應泰代任盡反其嚴而以寬收人譽委任世賢不疑且懸招撫令來投卽納諸帥童仲揆泣諫應泰曰我自收不戰之功何不可而强阻爲令世賢與尤世功並駐瀋陽世功所將一萬五千人世賢報納降夷六萬世功密啓曰實十萬也

城決不能守願以所統卒自歸遼陽應泰始大駭然已無可奈何姑以軍令令世功曰敢移一步者斬意欲留世功牽制之勢已不能矣蓋廷弼用權詐恩威不測故間不行應泰左右皆問宜其敗也

許重熙曰降丁內應一愚應泰於遼再愚元化於萊書生之誤國兩見咸將軍所謂必我元氣盛而後可以用壽奈何輕言受降也

□兵幸衆渡河既陷瀋陽乘勝過代河直抵遼澣城下時二月十八日也應泰自出城督戰我兵不

支復退入城相持四晝夜至二十三日城樓火起降丁內應城門遂開應泰與按臣張銓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坐城東樓應泰知事不可爲身佩劍印引刀自裁廷魁返署沉二女二妾於井而後自溺監軍崔儒秀都指揮徐國全並縊於都司同知胃日乾亦自縊銓自城頭回署李永芳入見訴不得已故銓曰汝對我言我對誰言擁之出見□責以拜銓大呼曰我天子憲臣豈爲拜汝□謂從我則生銓罵曰我豈從□胡不速殺我□怒令人持之

去已又以好言慰之終不屈□曰送汝歸何如銓謂力不能殺敵無顏歸速死爲幸□知不可奪送還署中銓至署望闕五拜又望家四拜别其親遂自縊死□謂李永芳曰此中國忠臣也棺而葬之後立廟以祀

張公泌水人先任江西巡撫時先忠毅爲南康司理最被知遇引爲同心遼事亟從按部時條上方畧極言經畧楊鎬等不可用人争以諳邊事推之遂改按遼東抵任極與經臣爭受降事

不能得竟同及於難先忠毅嘗言其形貌魁傑

望而知爲偉人好議論喜讀書在官著春秋補

傳曾付先公較正宜其大節皎然如此先公有

詩弔公云三晉古多忠義士只今正氣湊青霄

青霄白日懸烈膽我公之魂其可招魂兮慘淡

朔風怒燐碧沙黃霜滿路孤忠畫策不見收書

生復計招降誤鐵甲憑陵胡馬嘶烟合城頭腹

心蠹臣非守土可無死鼠狗偷生肅如此衛冠

裂背折驕□蘇武不降李陵恥嗚呼衣冠拜闕

何從容前有睢陽後有公時無許遠誰與守公
得死所死何有憶公持斧西江上烽急羣推內
食將彼人是哉公曰吁戟髯劍筆鍔相向多公
先見用公晩浩氣猶爲本朝壯大夫磊落斗牛
寒羞殺檻車責單狀從公殉難崔與何皎皎三
節汾之阿聖主報忠原不薄志士聞之應枕戈
自公歿後誰男子西平亦有將軍羅嗚呼邊事
不可說安得倘方斬辱國之妖魔
公初司理保定有兩是亭祀楊公繼宗許公遠

公夢二公前揖曰待公而三也至是果符其言
事聞贈䘏有加謚曰忠烈
何公大同人謚忠愍　崔公陝州人謚
又命合建祠名曰昭忠祠
姚文毅曰袁應泰前任永平募兵訓練關外需
糧糗火藥隨呼而集廷弼在遼陽頗賴焉故舉
以自代既受事於廷弼所建置微有更張受降
一事尤不厭人心然誓於神言官遼卽以身委
遼病醫於斯死葬於斯棄遼去者神明殛之城

破之日拜闕拜親從容自縊內姪姚居秀從縊
僕唐明慟哭縱火焚樓而死後之攜手入闕者
視之怍死矣應泰本循吏才卽置之邊徼當屬
之以轉輸供億之寄乃使之嬰危城衝勁敵豈
其任哉此亦官人者之罪也
遼陽敗報至舉朝驚恐上諭吏部曰熊廷弼守邊
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袁應泰一敗塗地當時倡議
何人若不嚴核何以警後部議覆上諭曰馮三元
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誤封疆各降三級調

外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爲禍始革職爲民起廷弼爲尚書仍經畧命撫按敦趣就道刻期視事時首輔福清葉向高被召未至皆次輔南昌劉一燝主議也有問劉於葉者謂欲阻其入朝向高信之而給事霍維華孫杰皆葉之門人也方以逼內事爲冢宰周嘉謨所惡側轉外藩遂鼓其黨與新遼撫王化貞比爭獻訣福清曰麟閣功勳當唾手以待老師不使南昌與經畧得志也於是福清入而南昌不安其位南昌去而經撫之袒分舉朝終日聚

訟卒至併逆河西且起朋黨之獄盡以大權歸之中璫矣

封乳媪客氏爲奉聖夫人移居咸安宮衣服飲食與三宮埒時科道侯震暘王心一朱欽相倪思輝等皆有疏論之奉嚴旨各降謫有差

魏忠賢時已入宮中客氏初與內閣王國臣有私國臣原名魏朝後改今名既又私於忠賢王安方掌司禮監印客與魏協力擁戴安時內閣李進忠劉朝等俱以盗帑下獄魏初入原名進忠楊漣曾疏糸及忠賢忠賢乞憐於安安盡委罪於李進忠

以飾外廷忠賢得無恙旣國臣與忠賢爭客而閧直叩之御榻前上詢客意所向為逐臣而留賢安心不平其事深加誚責客魏遂大恨安安適循例告病擬邀溫旨即出有閹壁蓋臣者霍維華戚也通信維華謂安與賢正相水火有隙可乘華遂出疏參安賢尚猶豫未決王體乾心圖掌印力慫客氏激賢怒矯旨予告隨降謫南海子縊殺之其名下曹化淳王裕民馬應辰俱降貴一空安死忠賢用事以維華之疏攻安也深德華華因引孫杰與

通綠索漸密冢宰周嘉謨以年例黜維華於外杰遂疏攻嘉謨嘉謨引疾賢矯旨放歸次年杰亦以例外轉

禮部主事劉宗周疏言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阿保之恩不忍其遽出致出而復入夫以大内森嚴恣一宮人之出入不禁非所以閑内外也而陛下方以人言云及逐諫臣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以下舉朝爭之不得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名矣臣于是有慼於宦官用事之禍也朝逐一諫

臣中旨也暮逐一諫臣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左右前後之人又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人主方以爲德我而愛之益覗法家弼士如仇而後得以指鹿爲馬盜陛下之威福生殺予奪惟所自出國家之大命隨之此宦官必致之禍也試問今日得時用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耶則導陛下逐諫官者進忠也并導陛下以優人雜劇走馬

者亦進忠也不則亦進忠之黨也陛下清明在躬如蒙泉初出乃竟爲進忠等所誤豈不深可恨哉疏入逆閹欲票旨廷杖首輔葉福清力持之僅罰俸一年

廷弼既拜命赴召特賜上方劍得便宜行事又令九卿祖餞都門外以寵其行時王化貞以巡撫駐廣寧上令廷弼守關先是化貞主戰欲用西制東而客招叛將李永芳爲內應廷弼欲阻險守備畫關而守議既相左臺省各以意見佐之遂成水火

交章構爭不已于是論兵部集羣臣會議經撫去
留言人人殊即政府亦爲兩可之言不能斷決也
二年正月□騎巡行至遼陽廣寧居民訛言□欲
渡河紛紛南竄坐營叅將孫得功等遂擬縛化貞
以獻化貞大懼踉蹌而逃廷弼在前屯遇之快化
貞之主戰而逃也幸畫關之說爲有當也以有守
關之前旨在亦並嚮而南言者共以私逃論列奉
旨逮化貞革廷弼職聽勘廷弼亦自請法司議謂
廷弼奉守關之旨不可謂逃又不當與化貞同律

已而法司會審俱坐以大辟末微引及入議讞語屬刑部主事顧大章筆御史楊維垣遂疏大章嚮獄大章辯封疆之事誅心則廷弼難末減論事則化貞乃非魁顚自謂持平今竝論辟矣業已辟之又何駕焉維垣又參大章受廷弼賄四萬金代爲營脫大章又辯爾時會審者二十八人人各有單始而各出已見終而畫一成招蓋三法司共議而定此辟臣曷嘗釋廷弼哉廷弼行賄不應行于定辟之人奉旨奏剖旣明仍舊供職後逆賢借廷弼

封疆之案追楊左諸臣之贓而駢殺六命實本維垣之疏云

廣寧之敗監軍道高邦佐在松山同事皆諷以西走不聽謂其僕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矣好收吾骨歸報吾母卽葬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愧也遂沐浴衣冠西向再拜而自縊高永曰吾不忍主人無伴亦縊於側高厚曰我若再縊誰爲歸其骨乎徒步入京爲佐姪世彥道之同往扶櫬歸又有祁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

沒劉渠殺□甚雄落馬而死羅一貴砲打□傷三
進三部卒以自刎皆武臣中之錚錚者
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舊輔方從哲引李可灼進
紅丸致損聖躬昔許世子不嘗藥春秋謂之弑君
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
弑之實至貴妃欲封皇后禮部與科道執爭之哲
漫無主持又議上尊謚稱恭皇帝同亡國之君如
晉恭帝隋恭帝周恭帝如此謬戾實呪詛君國遜
侍欲垂簾聽政以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君

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旦得志皇上幾無
駐足以此三事例彼進葯一切苟且泄沓干犯天
下之大名義釀成社稷之大禍患乞速下九卿科
道詳議將從哲速正兩觀之誅并將可灼嚴加詰
問奉旨下部據實會議左都御史鄒元標亦疏言
從哲未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
無以解人之疑也況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
但聞一日馬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生靈血染黃
沙但聞其將祖宗櫛風沐雨一片遼東地土盡屬

口人又曰臣讀學士公鼐疏言六七年間以言及
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
是誰使之盡除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
眞實錄也惟皇上熟思前年之景象勿忘當日之
艱危科道亦交章論之部院集廷臣會議云不重
處可灼無以慰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舊輔自疏
認罪乞削奪以明其心以釋中外之疑此亦大臣
引罪之道宜爾也奉旨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發
南京充淨軍舊輔事關國體不必深求是時舉朝

附和同聲其持異論庇從哲者惟黃克纘王志道
徐景濂汪慶百六七人而已
次輔韓爌亦具疏述當日進藥始末云方先帝召
見羣臣皇上焦顏侍側臣等環跪御榻而前
親天以禱恨不身代凡今之所謂宜慎宜止者豈
不慮於心實未出於口迨龍馭上升臣民慘痛凡
今之所爲致疑致憤者不惟不忍出於口抑且不
以萌於心即禮臣忠憤之激諫與遠近驚疑之紛
議不知謂當日何如情境若不詳明剖悉直將舉

殞身非命之凶稱加諸好德考終之令主先臣拱所謂不忍肅皇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留不美之名於人間直使古今大變又再見於今己至進葯之輕率不効議止不力傳封雖寢而以查側屬禮部移宫雖奏而獨具揭後廷臣賞金雖成命而胡追奪不亟請尊謚雖考定而何始議不叅稽從哲自應引咎臣亦何辭罪慼云云

按當日議此案者總以門戶分異同遂激成他日要典一書與挺擊移宫共爲三案且起大獄

也惟蕭州本屬正人又身在事中具疏據實直陳議論持平可謂有大臣之節矣蕎乎王懋𢍰之論曰坐以弑逆則深責以不慎則淺此何事而可不慎哉他日熹皇以淫葯蘸毒馴至聖體腫蝕卒以不救誰則為之則此番之正論未必無當也

御史周宗建疏言大臣名節宜重小臣忠告宜寬內臣窺伺宜防外臣附和宜化中窺伺一欵云近見處分一二章奏外廷嘖嘖咸謂奧竅之中莫可

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智慮有何遠謀又曰耳目頤笑之暇漸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云云疏入璫於文華講讀後指不識一丁語嘵嘵訴辯賴閣臣解救乃已已復疏論科臣郭鞏入幕呈身昏夜乞哀諸狀鞏亦連疏誣構于是內外漸相遞而逆璫之勢張矣

刑部員外徐大化既叅熊廷弼因及周朝瑞等倘

書王紀悉大化久廢職業日事旁囂因言今有人焉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下之是非同文館獄將與黃臺瓜詞已賦爲今之蔡京者何不出袖中之彈文以擊之御史楊維垣疏責紀半吞半吐紀因直疏攻輔臣沈漼云漼內結奧緣外連僉壬欺君罔上招權納賄試取惠世揚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等前後諸疏一一玩味則京之爲京已隱括於此矣其交結魏進忠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欵陳瓘同蓄養死黨

邵輔臣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王漢之同傾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之逐與安置呂大防蘇轍何異持正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暘之斥與貶謫常安民何異尤可訝者賄交婦寺竊弄威福中旨頻傳朝柄陰握此又潅京迷國罔上怙寵弄權之要訣賾百世若合符節者也是時廷臣之攻潅者不下百餘疏詬罵盡情始得旨放歸紀亦即以審奸細杜茂劉一獄事中旨責其遲誤革職為民則逆璫顯然為潅報怨也

蔡士順曰宋之蔡京生前造禍今之蔡京死後道行烏程遯死而死後二三年凡生前所欲爲者人無不爲之矣王公之䟽不特烏程小像亦時事小像也

淮爲烏程之南潯人其鄉十里之中而出三閣老皆在啟禎數年間沈後爲朱國禎朱後爲溫體仁惟朱持身稍正世無貶詞沈溫二人皆奸險深刻人比之杞檜一流豈彼鄉之地靈人傑固如是耶

禮部尚書孫愼行尋告回籍愼行旣抗疏參方從哲已爲胥小側目至是又有秦王存樞請封其次子郡王事（祖制親王次子封郡王若原係郡王嗣爵襲親王者其次子仍本等封將軍不得進封郡王今秦王欲封其次子爲郡王非祖制也）已行賄內廷邀有俞旨下部部議執爭不得遂乞身去自孫王二尚書去而總憲副院繼之朝局又一變也矣

左都鄒元標與副都馮從吾建書院於長安西街與同志立會講學兵科朱童蒙論其不急罷恐開門戸之漸工科郭允厚郭興治復論之元標上疏

言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臣等
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
歸皇極若分門别戶則名教所不載也若以講學
惟宜廢棄之日以此洗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
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一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
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林下臣太淺矣
首輔葉向高亦疏言童蒙以講學論元標猶止論
其事允厚遂并其人而訾之其意似不在講學在
於明歲之考察恐有所左右其祖也年來門戶釁

與互爲勝負人情多端過生猜疑臣未嘗不嘆息於前事之過當夫講學之禁從來未有二科臣之疏頻奉內傳屢更票擬至謂宋室禍敗由於講學誰爲此言以告皇上獨不思宋方盛時止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比王淮韓侂胄陳賈輩始立僞學題目搆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二祖立綱陳紀設科取士一本宋儒二百五六十年一切裂防決維之事有所忌憚不敢爲皆係於此奈何輕聽二科臣之言乎日來言官條陳率多咈而少俞乃

二科臣獨有當於聖心若是誠不知其解矣元標復連疏乞休封印出城始得旨予告從吾亦相繼去

閣臣票擬即可處言官之無狀何為亦具疏糾評非二臣內傳得力即絲綸之地亦無可為乎如是光景禍將已不可為矣安得不抽身也

先是遼陽新破廣寧至三岔河幾三百里無人烟御史方震孺泣爭於朝曰將遂棄河西耶若以其地為荒野危險臣請自往犒師臣本柔脆書生嘗

此炎天烈日之中猶有熱血黃沙之想凡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使其心東向耳既得犒師之旨隨有巡按之命至壬戌正月已差滿回前屯衛造册候代而□兵至巡撫棄廣而走大帥祖大壽擁敗兵駐覺華島觀望震孺曰天下安危在此一着若彼借大壽之兵以攻榆關豈有幸哉即日帥都司張國卿往招之握手與語曰將軍歸否耶歸則相保以富貴不歸請即殺我大壽泣下始與俱歸所得兵以數萬計火器糧豆以萬計而視師者不以聞

主事吳淳夫徐大化疏論其擴差下部院議總憲
鄒元標曰御史保全山海有功無過大化是何肺
腸偏欲中傷善類劾罷之未幾給事中郭興治等
借道學攻總憲總憲去而方罷歸至乙丑興治再
疏論河西贓方遂與楊左輩相繼逮問矣
修撰文震孟疏言常人之情震發則富貴之士皆
可爲功名頹靡則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皇上
昧爽臨朝鴻臚引奏第如傀儡登場了無生意竊
意祖宗朝設有科道部院必當以次白事獻可替

否皇上與輔臣商决焉不惟聖智日練卽諸臣亦可試其職守若僅周旋進反袛畢朝儀何爲也經筵進講鋪叙文詞第如蒙師誦說一無開悟竊意祖宗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閭閻無不咨詢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左右近習無緣蒙蔽若僅尊嚴若神祇成故事何爲也神祇既與羣臣不相洽必與天下不相照耳目所觸發自不越於中涓之口夫宏遠規模豈若輩能解于是無名濫予而藩封踰制屢來中旨傳宣典範盡蔑爲弁髦有

非不誅而失機成案更來衆議紛紜憲章悉付於
葛藤更可異者總憲二臣以講學之故使不得安
於其位空人國以營私竊冒道學以逐名賢去者
爲榮則仕者不貴頃王紀削籍歸農策蹇出都人
謂快於馹馳破帽蒙頭人謂榮於蟒玉此豈淸平
之世所宜有哉疏入留中不下庶吉士鄭鄤疏言
留中乃壅遏之漸竊弄之機也遂奉中旨俱降三
級調外
聞中璫見此疏於上前設傀儡戲指疏中語以

爲此譏侮朝廷也遂觸上怒閹臣揭救不聽
命降提督內操太監劉朝於南京朝以盜寶罪璫
夤緣脫獄亡何以戎政內宣刑科毛士龍繳爲抄
叅士龍以此得罪去朝竟以內操提督三千禁旅
至是又與魏璫忤發其罪而屏逐御史宋師襄言
朝雖去而朝所蓄之三千虎旅安在此皆朝之腹
心親兵也況三千之外所私養死士亡命又不下
數千也皇上但知去一劉朝其害已除不知未去
之劉朝其憂方大世豈有以蓄怨藏怒之人潛布

親信腹心於左右能保其不終爲患耶聚之則內宦卽爲內兵散之則內兵還爲內宦脫介胄而珥璫巻旗車而陛戟明示以聖明不復用且令反側得自安不亦可乎至於平日手竊乾衡口啣天憲誰爲教猱翼虎若不黜破朝郎被罪尙不服辜毛士龍嚴爲抄參冒幾中寢非朝所切齒乎邵輔忠乘機陷之而側籍矣皇上未投以太阿而朝鼠竊之以至小人蟻附是以削者削謫者謫朝皆語於人曰我怒之我逐之也甚至署尾之閹臣主試陪

推之司空徑黙朝語於人曰我用之也
本兵張鶴鳴以熊王之敗自請視師復命疏明分
左右之袒且起奸細一獄欲開縉紳之禍廷臣交
章論劾謂喪師失地本兵之罪當與熊王同論且
歷數其種種奸欺鶴鳴始罷去
以大學士孫承宗署兵部時經畧未得人承宗因
疏請諸關門相度商議奉諭旨賜蟒玉銀幣又發
帑金三十萬軍前給用以兵部郎鹿善繼隨行贊
畫承宗得旨親下教場考選將材越一日郎陛辭

行未幾即奉留鎮之旨自承宗出鎮而關門息警

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爲慮矣

夏允彝曰承宗練而材凡軍中利弊毋發言洞

中能令諸帥心服且部伍器用亦精綃但其所

推轂大帥馬世龍貌甚偉而無將畧獨以爲韓

白復出人亦訝之兩鎮關門俱無事歸居里中

以戊寅之變城陷合家被難傷哉

又曰遼人守遼策之得也而廷弼以爲遼人必

不可用爾時遼俗富而奢莫肯力戰故云然然

數戰之後遼人實可用如浙兵秦兵川兵皆可
用但問用之者如何耳督撫莫得將任將士莫
能敵愾政府中樞尤皆庸庸邊事所以壞也當
江陵柄國九邊事如指諸掌如某將防某地某
邊有事必先知之戒論無失後鮮有繼者矣一
邊撫嘗云葉臺山固不可及每邊城上疏必手
書答之此後止發一名帖而已中外不相應安
望成功哉
命中使領賞邊關將士督師孫承宗奏曰中使閱

涉兵柄自古有戒皇上不遣廷臣而遣內臣且多至四十餘人念兵不可玩使不可瀆與或以美而成駭側或以暫而為久願皇上裁飭使臣無以此行為嘗試以覯兵為威福先是巳有遣太監劉朝率內操諸璫巡視榆關之命周宗建疏言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因列其九害三不可而以漢中常侍妄干朝柄毒流縉紳唐魚朝恩宋童貫本朝王振劉瑾為戒

內官張守仁等索取冬衣銀兩群集工部堂上喧

囊尚書鍾羽正奏開蓋內官冬衣銀兩係工部職
掌今歲領去歲之銀此定額也是時內璫横肆欲
破格先領以致喧嚷奉旨銀兩自當措解部堂不
宜喧嚷下司禮監議處科道復疏論之始有嚴查
責降之旨并責司官招事起釁於是羽正亦不安
其位杜門求去矣先是已有內官趙進忠等毆辱
兵科賴良佐於午門前事旨下反詰責良佐御史
吳甡因言侮科臣者侮尚書之漸也羣閹無法已
極猶究處司官罪司官與罪尚書何異羽正既義

不受辱以去恐內外爭勝而兆漢末十常侍之亂
是則可憂也
三年癸亥京察吏部尚書張問達左都御史趙南
星同主察典考功郎則程正已也故給事中亓詩
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郎向齊楚中之持局者
時目爲四凶招權納賄亂政有據而吏科都魏應
嘉欲庇之總憲因作四凶議示同事功郎復力持
之始俱坐以不謹黜退諸有議者亦俱從褫革不
少假借先是鄒吉水爲總憲肇小憚其丰裁故蹺

朱童蒙等借講學事攻去之不知繼者爲高邑其嫉惡更嚴作手更辣也

趙公四凶議畧云唐虞御衆以寛獨嚴於四凶此時文明未啓比屋可封乍見四子之惡不勝駭異故投之四裔耳萬厯末年皇祖深居政不在上而在臺省强有力者操六卿宰相之權以作威福總貨賄封疆大吏闗外將軍皆其引薦乖行之徒致喪師陷城咸得無罪皇祖堯也已容之矣皇上舜也今當考績宜用重典而古法

不可行於今其輩且走使長安挾求寛政不思丁巳之察所黜皆名士以不滿一凋之人易如干名士猶未足洩忿更以黜爲過乎且以某某之罪較之共工等彼未爲凶也此宜鐫秩彼但宜奪俸耳此其人名滿天下郎寛之天下必不能容不待余之沸詞矣　逆璫用事後亓趙復起顯官崇禎初定逆案始正法云官吳二人則幸先亡不及於事

陞余懋衡南京吏部尚書曹于汴吏部右侍郎時

會推南銓以李三才爲正懋衡爲陪吏侍則馮從吾爲正于汴爲陪內旨以三才尚未起用從吾同籍未久故俱點陪二臣具疏辭蓋正推既不用得旨者不免有交通之疑故皆不自安而去矣是時正人尚多在位脊小逼內者欲搆之使去故嗾內廷用點陪一法爲搆弄機關未用者既不得起在朝者不容復留一箭雙鵰其計甚巧閣部與科道屢疏爭之又增一番聚訟云

南京吏部尙書何熊祥主南計事多不合輿論科

道劾之遂發憤求去其去國一疏肆口橫詈尤爲狡毒復嗾曹郎范得志疏詰南臺王允成李希孔以二人皆以持正相忤也就中陰謀交搆爲南總憲王永光南北交章論列其事獨未有顯指永光者是時先忠毅初入西臺即抗章叅之畧云范得志突犯公惡南北交叅夫得志走狗耳卽何熊祥與有發縱之功不免猖狂去後然其明明直認猶是顯惡可攻獨有不畏人言陰窺密伺如得志所云新憲臣欲問豺狼而掣其肘者固王永光是也

永光生平不必具論就其兩三年來以指摘之身混登庸之列方借徑而南巧占風於廷尉俄營遷以北蹤賞功之尚書既心雄於主察則自北改南復志短於熱中復借差營北乍去乍來望左望右此種行藏宜爲得志臭味且堂堂憲長澄法百僚使果有豺狼而掣肘不問是庸輭也使謬以鳴鳳爲豺狼而挾私顛倒是邪誣也使原無豺狼本無掣肘而坐受惡孽曹郎之餘唾至今默默無言是聾瞶也三者永光何居焉識者謂其援北道諮訪

之例實爲下石之謀又欲開內轉管計之端將啓
年例之地伎倆雖巧明旨不行可謂心勞日拙矣
半年來譏刺紛紛佯若不知挑激逢迎任人笑罵
旣不敢張膽以自明又不知息機以引避邪謀已
破猶巧閃於半陰半陽之間衆矢共攢倘匿影於
若遠若近之地云云奉旨不得指摘傷體永光有
疏伸辯先忠教再疏駁之云永光認聾瞶而不及
邪誣卸巧營而謬附公論如云王允成饒有物議
先欲察處議論不一繼開年例北部不行若得志

所謂掣肘眞掣肘也此種密謀惟永光與熊祥知之得志分局曹郎使非中宵入幕何能窺其肺肝代之發憤哉且使其事眞也正宜明參不宜暗揭其事非也側轉何名所執而是也豈可聽行止於人所執而非也已方有囁嚅不欲上聞之心何以欲人慷慨代行殺人之事若先成希孔建白錚錚號稱賢者豈永光所謂不肖正以其建白之錚錚耶奉旨永光已徃告病不必深求

先公自出此疏遂爲北人側目然允光之黨至

崇禎時秉銓而益著故蔣公澤壘序先公疏草
備言併　其庇護逆黨誅鋤善類種種罪狀俱
詳崇禎記中

吏部尚書趙南星上再剖良心疏曰萬歷十七年
臣為文選員外睹士習不端民生日蹙陳剖良心
一疏於在位者多所譏切向時天下方太平臣言
似為過計因循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臣老
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為竭智力於陛下者不過與
大小臣工各以良心為社稷蒼生而已今天下之

最可恨者莫甚於民之作亂治之莫急於懲貪有司之貪已成風長安之書帕日多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朘其脂膏又加之毒痛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爲耳謂宜以後穢迹昭彰者必追賍正法以抵兵餉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

趙公以萬歷癸巳司計淸嚴遭忌廢棄任鋼衡三十餘年至是薦起今官繼涇陽張公秉銓奮力仔肩以澄淸爲已任此疏與三十年前一疏

自相喁答不知世界汨沒已甚其不醒良心二字較前愈甚也

先是逆閹知公望重以同鄉故傾意飯往一日囑其甥傅應星介同事某中翰贊於公公麾去

又嘗同坐宏政門選通參公正詞曰主上沖年內外臣子各宜努力爲善璫默然怒形於色不久遂得罪去位矣

甲子正月初一日盜殺長興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隨獲盜首吳野樵徐山施立甫及窩盜許晝

匠等將白蓮餘黨未盡有司捕之急遂於元旦五鼓乘縣令拜牌執而殺之并殺主簿天淵兵民漸集賊無所往俱就擒正法事聞有恒等贈郵有差

高忠憲祭石公文畧云長興之變非始於長興甲子元旦之變非始於元旦其所從來者久官貪則盜畏也官貪必爲國家安地方除盜賊盜安得不畏安得不思除之以便行事彼以爲得令無不得志焉不意刼獄獄囚無從叛者曰寧死不背石爺士民且動地起於是思挾令出城

又不意公視死如歸也殺一簿持首示之公恬然曰吾爲令乃護盜即活何顏見長與父老於是盜知事不成殺公矣與其死而成盜之事孰若使盜事不成而死而盜亦遂墮公計中矣殺貪吏者或可倡亂公則民之天也胡可殺殺貪吏或可逋竄公之死則爲明神者也胡可免甚矣盜之愚也

蘇州同知楊姜抗忤織監李實因忝其尅減袍段料價錢根奉旨革職下撫按究問應天巡撫周起

元疏言姜無罪被誣錢糧欵項自明究所以被婁
罪之故不過不善求容與李實爭焰各監舊規不
肯倡行屬禮而已姜一小吏呵之譴之亦何足惜
賢奸混淆法紀倒置凡有求不遂者皆得挾私懷
忿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聖世所宜有也職尸素
經年不能狥織盇以滿其欲而鰓鰓爲講明料價
致其誣衊葛藤難斷并請罷斥奉旨切責仍削楊
姜籍爲民當差工科周士樸等公疏言織監偏詞
難聽撫臣大體當全吏科許譽卿言紀綱日紊俱

不聽

蔡士順曰姜雖小吏頗能潔己愛民巡撫屢疏

爭之不特能伸强項也東南民力一李實便有

百李實若非周公力過其焰則民力之竭先於

士大夫被逮之禍矣

周公此疏本為地方而已與內閣樹敵矣後終

以此被禍李實一疏而搆陷七人先忠毅其一

也痛哉事在丙寅年

吏科都程註於二月中俸滿當陞員缺序當屬劉

宏化夾阮大鋮夾魏大中阮方告假省親劉亦奉
差在外且傳丁艱矣阮因不待假滿先期入京以
待時周士樸亦當陞任部先推之而阮疑以工科
缺待彼遂通於內格陞士樸疏不下蓋周亦方以
疏忝織監取忌中璫也吏部旣循次推阮補吏垣
矣朝論多沸然不平阮因請告歸阮歸始補魏而
阮疑魏有意逐之遂因刑科傅櫆通逆賢甥傅繼
教入逆幕矣櫆故與繼教通譜稱兄弟值逆賢往涿州祠元君
於途次獻百官圖燃香拜結傅櫆即借汪文言事

疏糸大中與僉院左光斗比昵匪人內旨下文言於詔獄左魏各具疏辯既奉各安心供職之旨忽於報名詰明議謂互叅事情未結不得到任舉朝又復閧然時福清倘在事婉解之而定

大鋮初亦䀢依正人在同籍中與魏忠節先忠毅俱相善也至是以爭吏垣之故與忠節公搆怨先忠毅猶以舊好欲爲之調劑特貽書諷之畧云昔伊川子瞻一生樹敵到底同鏻黨錮之碑若使蔡確之徒欲分收一人以去二君子必

不願也可和可爭而必不受小人之攀援君子之品乃見魏公亦有感事詩云日落客還去蕭然獨閉關鬼窺燈閃閃雷挾雨潺潺木以龍鬬戰因之鳥倦還冥冥千古意予亦欲追攀乃大鋮竟投璫幕自絶於諸君子矣先忠毅於檻中曾賦詩云細數知交在逍遥各一方魏齊方睥睨（指常熟魏浣初也）阮籍一猖狂（指大鋮也）形影悲相吊音書斷已荒古人不可作搔首問蒼蒼蓋猶感懷此時事也崇禎初毛羽健一疏參之最快（詳第五卷）

後定入逆案問徒至南渡時附貴陽起官司馬力導之誅鋤正人重翻三案置疆事於度外而社稷因之以墟矣小人之禍至是乃益驗云

汪文言者歙人也因黄正賓以交於諸君子正賓故中書萬悉中以齊揭事疏論申吳門之囧冊立廷杖下獄後遊長安與光廟伴讀王安善因為安指說當世人品某邪某正安信之丙辰丁巳間正人盡退局中諸大有力者亦漸相攜貳文言策之曰浙主兵也齊楚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可攜也遂

多方用間齊浙果大搆卒以兩敗而楚乃歸正庚申歲鼎湖再泣擁護沖主鼎新朝政劉南昌與王安同心共濟文言實綢繆之諸君子爭嘉文言之功忌者亦日益衆壬戌被彈下法司幸從末減人謂宜少休矣乃文言益遊公卿間夤緣通內閣中書器小易盈頗肆招搖至是爲樾疏叅下詔獄卒無可坐者乃突出中旨廷杖一百後璫黨欲借文言卩戮楊左諸公復令御史梁夢環疏參逮問卒死詔獄然至死不肯屈服以贓誣楊左其人故有

足多者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陳銓政變通之宜言吏部四司惟稽勳主事一人餘司皆二人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且代庖數易遷轉太驟事多廢弛不若就近推補司官不拘省及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等之調吏部呂坤黃克念之同邑同司爲言上從之遂不錄咨訪破格調職方司員外鄒維璉爲稽勳司維璉江西人主事吳羽文亦江西人現在任遂拘例杜門求去同鄉科臣傅櫆章允儒

陳良訓互有煩言上疏刺之維璉因上疏力辭語
復過激揭辯紛紛有旨催督維璉到任御史張納
疏內遂有躍岩之銓郎屢煩巽命之招呼語冢臣
再疏申理御史袁化中疏解之福清票旨各安心
供職不得爭辯求勝

一省兩銓事屬破例趙公此舉直謂江右素稱
道學名邦皈依正論鄒吳二公又皆賢者不妨
並用耳不意謀之弗協致起參商先忠毅向宫
江右與諸公俱素交也頗爲調解於中寄蔣公

澤壘書云雲中（傳樾號）自是一種意見魯齋（尤儒號）岵月（袁訓號）吾輩人也乃憤憤生疑中細人之挑激至使兩正人（謂鄒吳二公）無端蒙其毒閱牆召侮豈不可爲痛哭哉時江右先達則推李公懋明極力解諭章陳二公卒化異爲同傳則傾心爲難且借此事而波及左魏二公參汪文言以逢迎璫意他日逆案註曰通內開禍夫豈誣哉

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有全刻不具錄）奉旨政事皆朕親裁無從旁落毒

害中宮等語憑臆結禍責以尋端沽直且戒諭各官不得隨聲附和凡數百言忠賢具疏辯奉優旨褒答及先楊疏下于是科道公疏單疏及大小九卿南京各部科道等官俱上疏論列凡七十餘章概置不聽方楊疏初上忠賢亦頗懼客氏與王體乾日在上前軟語乞憐巧法庇護李永貞等復幇助之遂得瓦全保持上眷益優放手爲惡無所忌憚云

當楊公在寓草疏先忠毅過之即携手微語慷

然於宮府之際且示以草疏意先忠毅曰一擊不中將挺而走險張口噬人公顧命大臣豈可使朝廷多此一番錯舉某言官也請以身當之即遄歸寓草成十六大罪疏將上而楊公疏已報聞因上罪璫巧於護身一疏實先諸公而繼楊公之後云

繆文貞自序云應山疏上余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應山這疏亦太吝易彼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

攖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
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眞如此恐大洪疏行
難得此小心謹愼之人在上左右余曰誰爲此
言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余先起而出其
語聞於應山意不勝憤福唐知而書抵李公辯
未嘗詆大洪之短應山益憤欲發抄余力止之
先是言者響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上准其退
歸私寓過加優渥比於大臣勳臣者然上不失
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

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我門生所逼也且謂應山之疏盡出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矣

蔡士順曰應山此疏誅璫取禍甚烈無識者乃謂焚林之禍疏實召之不知此疏爲諸正人之實筏也不然元黃相攻門戶已耳孰爲攻璫孰爲媚璫而別白若此削奪誅戮苦海波濤中有此疏在則斗杓可依其功大矣又或謂逆璫後此之惡皆此疏激成之然則縊裕妃害皇子危

中宮諸大事在此疏之前者又誰激之誰成之耶

是時舉朝響應參疏盈廷錦衣僉事陳居恭固楊疏中所參爲鼓舌摇唇者也亦惕於衆議具疏參璫御史黃尊素疏末云居恭固憲臣參疏中人同事反戈改頭易面不知爲優孟之衣冠黎邱之假子戲場傀儡迭施線索夫表裡聲援幺魔結隊此尤可據者而興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無惑乎朝端之上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

正人爲邪是是非非其孰定之

杖屯田司郎中萬爆於午門外尋卒爆初任營繕司主事轉屯田先管寶局而陵工其職掌也目擊銅斤匱乏因問局中曰有何術得購銅入局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一移文旦夕可至爆因移文請發數月不覆詢之知忠賢怒外邊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爆遂具疏請查廢銅鑄錢協濟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旨詰責遂至寢閣先是爆任事數月苦積補稱錢得銀

五百七十餘兩報助陵工亦付之罔聞㷀於是當
盈廷請劒日獨上陵寢工費用甚緊權璫造意故
遲疏畧言忠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名
而思忠賢之義乎以忠賢珠玉盈筐金銀滿屋何
欲不遂以此破費銅器宜無足入目而亦必一手
拏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
旣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
最深蓄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并列其所造墳
墓碑石彷彿陵寢祠宇佛堂璇題耀目等事疏入

値有皇子女之變忠賢乘上哀而激之怒以爲借
事實擬命於午門前杖一百革爲民時六月十七
日也巳刻旨下隨有內侍數十輩蜂擁爆寓將爆
捽髮牽衣而去自寓至午門三四里一路拳踢棍
毆至午門已氣息奄奄矣及行杖尤痛加箠楚杖
畢舁歸寓毆毒並作至七月初七日猶賦詩一章
而卒

先忠毅上懇愈死諫之臣疏畧云今爆死矣未報
國恩先塡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

櫬無歸游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諒非出於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撦殘種種不支以至於此今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服爲萬燝冤深爲皇上冤也夫士大夫所以激昻發憤不能自已者獨念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感恩圖報耳一言觸忤褫辱身死豈所以作忠勸士哉夫緘口待遷厚利也危言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處

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戸取侮於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比於九京也人非奴隸法非訛四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於杖下而後快心也直俟天心悔悟而後問罪左右恤死錄孤嗟何及矣時臺臣黃尊素與科臣劉廷佐杜三策部臣王守履皆有疏申論俱奉

旨以不得瀆擾責之

當時忤璫被禍慘死者先後凡十七人而萬公首蒙其毒蓋璫先借此以示威也先公疏中語皆若一一自爲他日寫照者悲夫先公又嘗云萬公氣骨淸峙先年有奇疾不死而竟死于權璫殆天有意成其忠義也

命錦衣衛逮御史林汝翥廷杖汝翥巡視北城有曹大與郝大爭毆毀屋事翥審供出內侍曹進傅國興等五人法應叅奏進求免奏甘責即笞之十

五而去次日有窮瑺邀壽馬首而詈者壽命抅之不如創國與也自願仗罪亦答之如曹進例數日問見嵩爆以忤瑺杖斃遂膚愬於王體乾體乾以聞中旨票命廷杖如爆例壽見爆畢命兇拳因踰墻而逃偃臥隣屋一晝夜潛出都門投順天巡撫鄧渼自請繫獄愬其具奏事聞仍杖之闕下削籍爲民壽故首輔葉之甥也方未獲時羣瑺數十圍葉寓直入內室喧譁搜捉具疏以聞始撤回內官葉自此益不安席矣

時總憲孫瑋已告病伏枕謂此事關紀綱命先忠
毅代草參疏略言汝夢未爲强項之董宣先學通
逃之張儉致玉堦無碎首之節而西臺有畏死之
官損國威而棄君命非法也林旣就獄候命先忠
毅謂伏法之纍臣在郎朝廷之法度在紀綱在且
反覆汝夢揭帖不過欲得代控之門明其義不死
於羣璫手而歸命朝廷耳杖御史一百以謝中官
十五之笞法未稱平復代總憲具疏救之雖未奉
諭旨然杖而不死不至爲萬之續者則此疏力也

左都御史孫瑋病卒於任具遺疏以當戸諫言內而城社可憂外而牖戸未固末歸之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聖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語皆中逆璫之忌雖奉優旨褒答終於沒後奉中旨削奪矣

萬歷之季黨論甚熾而秦人尤樹赤幟爲天下指目惟孫公矯矯風節中立不倚天啓中以三朝老臣繼吉水高邑二公後再任憲院舉朝爭仰重爲先忠毅以後進事公公引爲知己畧堂

屬之分而篤道義之好時先公將出就巡方差
公欲留爲左右輔特請復管理章奏一差以畀
先公趂差實淸苦公以爲惟先公能辭嘖就淸
也迨黨論初翻遂有以攘差誣先公者噫小人
之論亦何所不至哉

首輔葉向高寻告回籍奉旨加太傅賜銀蟒路費
差行人護送恩禮有加葉以辛酉起家再相凡四
年初猶展布一二自魏璫專權奪其票擬同事者
復希意阿旨遂强半註籍請告疏凡三十三上而

後得去云

福清初起時值經撫之議未免以門墻私暱稍分左右袒至於事所而悔之晚矣逆璫刑事福清竭其才智與之周旋亦能挽回一二迨楊公之疏入舉朝沸然望之主持乃既不能得於內又無以解於外惟有一去以謝責而已噫身爲元老委蛇中立而欲收無咎無譽之功得乎哉故先忠毅於劾璫疏末有云亦不欲爲劉健謝遷恐併不能爲李東陽所以規之者至矣至云

畫策投歡幾與焦芳同傳則專指南樂一人非輕詆福清也

陞刑部侍郎高攀龍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方總憲缺衆議楊副院署事內不允部推南憲臣馮從吾者以大計在邇令推現任衆以兵部軍國重任司寇朝審期迫司農司空皆被人言又皆非人望所屬遂推攀龍即蒙欽點云

高公爲趙公門人趙公方爲冢宰故高公力辭曰師生分掌部院攻門戶者藉口何以自解掌

垣魏忠節曰此番人多內營推之自外或不下將廷爭焉爭須爲天下第一人爭耳掌道袁忠愍公亦曰此天下事高老先生可引嫌乎議遂定

朱文肅曰余見內外所忌惟先生命未必下舊例送票而後發計期三日至是次日即發衆皆欣欣余獨怪謂非佳意方福淸在事謂余曰梁谿內所甚惡外尤側目又太宰門生子之年友於道交爲湊泊於俗情爲眼釘尤須善處余皆

心識不敢言也

掌院疏劾貪汚御史崔呈秀疏畧曰呈秀巡按淮揚盃以賄釋犯以賄免出巡有節省之費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餘兩各縣賠補不勝苦其薦運司譚天相則鹽臣劉大受且臚其贓私入告矣又薦霍邱知縣鄭延祚則吏科魏大中發其餽遺提問矣是賄薦之實証也攜山撼岳之威祇供其鬻貨攫金之用播閭壟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奉旨下部看議部議呈

秀積迹有據透支銀數行撫按勘明追贓遣戍
時高公初入院呈秀適回道考察先忠毅司章
奏故屬令具草呈秀知之昏夜過門長跪求解
先忠毅拒之翊日而劾疏上矣呈秀以是恨先
公尤甚云
督輔孫承宗疏請宥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等立功
贖罪奉有待以不死之旨法司會審咸議候旨問
釋吏科魏大中獨曰赦罪即有特旨會審自是明
刑封疆事重議赦非時因合科道具公疏言皇上

之封疆重斯臣僚之情面輕朝廷之紀法嚴斯臣子之功名顯河東之夫人尚知有死城死綏之義自高出胡嘉棟逃熊廷弼王化貞與之俱逃而死事僅高邦佐一人武功士氣蕩焉如掃恭繹明旨謂用兵單紀宜肅不得不爲封疆深念則無如一旦縛楊鎬熊廷弼王化貞李維翰高出胡嘉棟李如楨等僇於市且皇上奉社稷以從樞輔閫外事一以聽之中朝之生殺予奪太阿自握廷論自參不當以此分樞輔之念得旨仍監候議決

魏公當日之持論如此乃逆黨竟以受賄寬獄一網諸公其冤誣較甚於岳武穆之莫須有矣瞿公稼軒有云是時王法固不可問矣獨不畏鬼神之在前乎千百年後讀其書有不拔劍起舞者豈人哉

光廟選侍有趙氏者尚未封有位號素與客魏忤客魏矯旨勒令自盡趙將光廟所賜金珠等項羅列桌上沐浴禮佛西向再拜然後投環僅以宮人禮殮之迄崇禎時無有伸其冤者

張裕妃有娠餔宮册禮已畢忽得罪客魏矯旨將宮人擯逐絕食而死革封如宮人例焚化崇禎初始復其位號

范慧妃偶失寵李成妃侍上寢代范乞憐客魏偵知之矯旨革封絕食一如裕妃先是李妃有鑒於張貢爲之備幸得苟延又值客魏怒少解得出爲宮人崇禎初始復封號給祿如舊有閹劉艮相者曾爲上伴讀孝和遺言云與西李有仇者艮相執筆也逆賢矯旨謫鳳陽殺之

上性好走馬又好水戲好蓋房屋自操斧鋸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使器具皆內官監御用監辦進日與親近之臣涂文輔葛九思輩朝夕營造造成而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當其斤斵刀削解衣盤礴非素暱近者不得窺視王體乾等每伺其經營鄙事時即從旁傳奏文書奏聽畢即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忠賢輩操縱如意而呈秀廣微輩通內者亦如桴鼓之捷應也

河南臨漳縣務本庄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有土忽自墳起耕民發之得玉璽一枚其大如斗晶潔異常龍鈕龜形方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十餘兩有篆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巡撫程紹具疏以聞因奏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況此璽玉潔精光應是數百年內物臣以紀傳所識昔王孫圉不寶白珩齊威王不寶照乘彼叔季侯王寶得其寶猶能名顯列國今聖主惜才抜滯大臣如鄒元標爲從吾王紀盛以宏孫愼行曹于汴等沉淪邱壑詠

賦白駒又有一斥不起之詞林久錮不起之臺諫
皆士國禎祥臣不能叩於天聽致之明廷徒執一
古靈光貢符獻瑞臣竊羞之惟是玉璽之出實在
臣疆道路喧傳流聞禁闥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
敢私祕人間欲遣官恭進跡涉獻媚亦非臣謹
恭候進止復勸上怡神寡慾親賢納諫在朝忠直
勿事虛拘遺野名賢急爲登進雖謂虞舜之黃璽
夏禹之元珪至今存可也時閣方侈言符命得疏
頗不悅特命遣官齎進進璽之日上親御文華殿

門貯璽御前閣手捧之頒示羣臣傳制受賀而退閣當展而立指揮上下明示人以魁柄在手矣

先忠毅曰宋元符元年得玉璽於咸陽其文亦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明年有同文之獄與時事暗合豈氣運使然耶程公進璽疏獨著儆戒之詞大破貢諛之習可謂得其正矣

十月朔上御殿頒曆已復享太廟羣臣咸集獨閣臣魏廣微頒曆則不至享廟則禮且畢始踉蹌而至吏科魏大中等公疏劾其無禮曰皇上以是日

須來歲之歷四方萬國九夷八蠻誰不頫首奉行其矯命雄行獨建酋奢安耳廣微執政近臣何以驁焉不拜正朔也皇上於一日行二大禮而廣微之無禮皆如此廣微疏辯語多悖悖先忠毅因再疏劾之畧曰廣微因科臣之言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嚇諸臣而關其舌者所翹然自負不過曰罪止失儀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按律失悞朝賀笞四十祭享失悞笞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

闗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曾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必另有一輩作緣廣微有疚心之事淸夜抱慚徼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廣微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篇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對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異日亦可以見乃父於地下也奉旨以借端輕侮着罰俸一年

廣微與逆閹以同鄉同姓故通內最先遂以陪

推得黜用入閣楊忠烈參閹疏中有門生閣老
語先忠毅有焦芳同傳語已顯然指及矣其與
閹逆凡有書札皆親筆行書外題曰內閣家報
釘封鈐白文魏廣微印差心腹家人送入閹直
房付李朝欽收掌
廣微之父允貞萬歷中建言著節與趙忠毅鄒
忠介諸公素稱同志道義交也廣微既貴獨疾
視其父所交名節之士而傾心於內閹鄒公每
語人嘆見泉無兒（見泉允貞號）趙公則每見必以父

執誼規之不爲加禮以是益相忤決意借瑺逞
宿憾云

先公是疏入廣微讀至末一段益恨入刺骨謀
之閹欲予廷杖賴首輔蒲州韓公具揭力救始
准罰俸而韓公亦不安其位矣

吏部推太常少卿謝應祥爲都察院僉都御史巡
撫山西已奉諭旨矣御史陳九疇疏參應祥昏耄
不堪任緣吏科魏大中以師生誼私囑文選夏嘉
遇濫推云云大中嘉遇各具疏辯九疇再疏攻訐

此亦再疏應之紛爭不已俱奉旨下部院參看部議疏云應祥眞淸眞恬其推也實發自臣南星之心出自南星之口於大中嘉遇無與月大中品高如山誣之曰私門擠嘉遇心淸若水誣之曰狗情面將令君子不得同道爲朋而吏科選目不得薦賢爲國家乎臣等會官廷推大臣豈敢輕爲改易惟應祥被嘲必不肯留不若遂成其孤高九疇無風生波爲一網善類計本當議處念皐上於言官每見優容所言雖謬似宜置之以作敢言之氣奉

旨魏大中欺朕幼沖把持會推以朝廷封疆爲所
報德夏嘉遇陳九疇奏牘紛紜成何政體各降三
級調外任又責部院含糊偏比會看不公南星遂
以耄辭奉旨御史初上疏當即出一言何至紛囂
有旨會看卿自不公忠爲人調弄既引咎着回籍
總憲高攀龍亦自劾失職奉旨卿既無私何乃師
生偏庇既求罷着回籍首輔韓爌具疏申救日言
御批徑發不由閣票有駭聽聞不聽又揭請秉銓
總憲俱係大臣請賜馳驛亦不報

魏忠節曰晉中缺巡撫尹同皐潘雲翼欲推其座主郭尚友郭先以賄入程芸閣程辭之而復至頗有聞冢宰堅執不許自與夏繩北定一淸恬之謝鳳高謝舊令予邑諸弟得者咸以爲出於予嫉予甚九疇爲人所用初求顯攻予及予疏參府樂而九疇其鄉人也因列疏攻予矣

給事中沈惟炳奏曰部堂據事處分乃曰朋謀結黨黨之一字小人所以禍人國也奉旨責其說黨字妄生猜疑降二級調外任給事許譽卿復疏言

皇上從來禮貌大臣優容言官不意今日雷霆之怒疊見摧折取一二老成人世所望爲歲寒松柏百尺無枝者速之去國乃爾至於惟炳承乏首垣又以公疏獲罪將令後之言者且爲着樹之雞誰肯爲生庭之軼且爲伏籬之吠誰肯爲立仗之鳴其勢必至結舌相戒不敢深言而天下事乃可慮矣亦奉旨降三級調外任文選郞中張光前入署甫二旬因冢臣叢後先奉旨去乃上疏曰臣昔牆中聚閃緘默不言以爲苟免計賣友之人卽是斯

君之人臣豈敢欺君賣友令皇甫規笑人於千載之上哉奉旨亦降調去蓋是時內外合謀已安排手段爲一網討陳九疇之疏原是埋定脚跟然後令之做者未幾即以京堂起用以乙榜而洊歷秋卿矣

銓憲二臣既去銓部以侍郎陳于廷代署都院以副都楊漣代署俱留中及會推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等名上奉旨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

光斗箝制衆正抗旨徇科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
全列楊漣佯爲不知註籍縣門又前與高攀龍看
事黨比不公了不引咎欺朕幼沖眞老奸巨滑頑
鈍無恥袁化中亦不無扶同情弊于廷漣光斗俱
恣肆欺矇大不敬無人臣禮都革了職爲民追奪
誥命化中具疏引罪亦亦降級調外
諭內閣朕覽李魯生本內會推武臣一節因思文
臣擬票不知只應元輔注思耶抑次輔等與聞協
贊一二也前鴻臚寺起數批行外廷嘖嘖近日廵

視科道本止乞嚴行相視遂擬領埋且乞討肩輿者乞進侯爵者概應之如響乎齊之謂何今後元輔還當同寅協恭集思廣益次輔等亦勿袖手坐視伴食依違大家殫力抒忠以副眷注此欲逐爌蒲州也因上疏求斥曰臣以譾劣備員中書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無能抒宵旰之憂忠直尙稽召還而搒掠朝堂無能回雷霆之怒至後先多官之斥諭旨中出之變在聖明祇肅紀綱乃中外懼興黨禍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

挺持爲封還之議此皆罪狀之大且著者皇上釋此不問微示詰責札諭款列諸事前輔無此謬戾同官不相救正總屬罪端曷容深辯皇上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臣且欲補過無由矣糠粃在前極知非據薙除行及尙自妨賢臣之愚亦臣之罪也疏入忠賢益惡之傳旨曰卿親承顧命當矢忠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復倖倖求去着馳驛回籍內閣上疏請如故事稍加禮貌無失待輔臣體不聽後竟以楊維垣言削奪且捕家奴究

賍幾罹大禍

韓公既得旨以幼孫患痘在寓未即啓行魏廣微過詢告之故廣微曰此豈章惇之罪哉勇以惇自居亦奇

大學士朱國禎爲李藩劉徽三疏叅劾具疏引疾得旨馳驛回加少傅賜銀幣廕子差官護送歲給廪米輿夫如例忠賢語人云此老也是邪人然却不作惡事故禮獨優云

韓公既去顧秉謙急欲居首輔故嗾人論去朱

公聞秉謙率其子叩首逆閹曰本欲拜依膝下
恐不喜此白鬚兒故令稚子認孫瓚領之時其
子方乳臭卽授之以尚寶丞
督師大學士孫承宗疏稱臣奉違天顏三年當此
普天嵩呼之日不勝瞻戀今閱歷薊遼去京數千
里擬于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隨班早朝十四日
與同官恭賀萬壽另日面奏機宜與文武各官商
確可否事畢回任云云上諭傳兵部督師輔臣旣
膺重任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以朕壽節爲名欲入

京隨班申賀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將誰屬乎兵部即速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即東眞有秘計何妨便宜封進朕志以滅□爲期必不從中牽制

孫公才望素爲內廷嚴憚熹廟於孫公猷眷每多嘉納時朝政一新賢奸倒置孫公擬陛見一陳是非冀以悟上實非晉陽比也廣微嫉之竟告忠賢曰樞輔擁關兵數萬淸君側兵部侍郎

李邦華爲内應忠賢悸甚遶御床哭上亦心動
趣内閣擬諭旨首輔韓公已請告次輔顧秉謙
奮筆曰無旨擅離云云凡百言午夜開大明門
召大司馬入分三道飛騎止公且矯諭守門諸
閹曰孫閣老若入齊化門便綁來殺了公聞報
即刻歸關具疏自明廣微又嗾徐大化李蕃等
連疏攻公比之王敦李懷光因命九卿議去留
一時難其代次年始解任李公亦即引疾回未
幾分遣内使各邊奪諸大吏之權矣

鹿善繼曰高左二公皆特疏薦公而會推旨從高疏出故二公既得罪崔魏去人皆側目公廣微與公同鄉同年實陰忌公當其初入綸扉即爲世所不與嘗欲借公以自明御史李應昇以廣微不祀太廟彈之切御史門公人也廣微遂特疏爲公言勞欲加異典而藉公解于御史公駁其疏曰此爲臣干澤也廣微大恨首欲殺公以洩忿時中外喧傳兩魏欲殺公而忠賢有校事者在公左右知公實不擁一兵隨行無將吏

惟善繼從疑稍釋廣微遂借主上震怒以脅公旣直以忠賢怒脅公矣公亦置之惟杜門求去而已廣微又疏起高第爲大司馬第本欲借公以媚兩魏用廣微策擬以王之臣代公而忠賢以第有口謂可任也令第自任第大懼叩頭乞免不聽日夜憂泣怨主事徐日久平日佐之諱題以爲贊畫日久懼疏論馬世龍激上怒削籍去以自免而以田吉爲贊畫吉故以殿試懷挾謫後爲兵部郎以逆璫同郡附璫以合第故倚

之以通中人焉

三朝野紀卷終